

## 汉语对欧化的语法选择\* (下)

万惠洲\*

### 九、定语新的发展

1、古汉语发展到唐代，“者”前面带的定语在长度上有了发展。从孔子的《论语》和韩愈的《坊者王承福传》“者”的定语使用可以看出这种发展变化足迹：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  
吾以是观之，非所谓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强心以智而不足，不择其才之称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者邪？将富贵难守，薄功而厚饷之者邪？抑丰悴有时，一去一来，而不可常者邪？（韩愈《坊者王承福传》）

2、到了宋代出现了“的”，此后“的”就作为定语的结构助词带着汉语的定语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的”结构定语发展阶段。从明清时代的不少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定语无论在长度上，还是在功用上都有很大的发展。请看：

遂又寻出一只九曲十环一百二十节蟠虬整雕竹根的一个大盒出来，……（曹雪芹《红楼梦》第41回）

（以上是“的”带数量结构作定语。）

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第41回）

这叫作‘以毒攻毒，以火攻火’的法子。（第42回）

老爷又是位循规蹈矩，不肯苟且的人，只得销假提供。（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一回）

又遇见了千刀刚，万刀割的个姓刚的，一口咬定了，……（刘鹗《老残游记》）

（以上是“的”带联合结构作定语。）

跟了史姑娘去的翠缕，死了的可人和金钏，去了的茜雪，连上你我，这十来个人，从小儿什么话儿不说？（曹雪芹《红楼梦》第46回）

便又将方才在外如何商量，并公子怎样要去的话，回了舅太太一遍。（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三回）

到了晚饭之后，申东造又将老残请到上房里，将那如何往桃花山访刘仁甫的话对着子平详细问了一遍。（刘鹗《老残游记》第七回）

（以上是“的”带动词结构作定语。）

众人都笑道：“就象老太太屋里挂的仇十洲画的《双艳图》。”（曹雪芹《红楼梦》第50回）

我就如那野坟圈子里长的几十年的一棵老杨树，你们就如秋天芸儿送我的那才开的白海棠，连我禁不起的药，你们如何禁得起。（第51回）

只见她：生得两条春山含翠的柳叶眉，一双秋水无尘的杏子眼，……（文康《儿女英雄

\* 本文是《汉语对欧化的语法选择》的第三部分。第一、二部分已发表在本刊的前两期上。

\* 一般教育，教授，汉语语法、言语文化学。

传》第四回)

桥下河里虽结满了冰，还有水声，从那冰下潺潺的流，听着象似环佩摇曳的意思，知道是水流带着小冰，与那大冰相撞击的声音了。(刘鹗《老残游记》第8回)

(以上是“的”带主谓结构作定语。)

3、“的”分工作为定语结构助词是欧化影响的结果，它带着定语的进一步发展同样也是与欧化影响有关系的。西洋语言比如英语的定语结构方式通过翻译家和著作家的译作与作品施加给汉语定语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从吕叔湘先生《吕叔湘译文三种》中选出下面一段英汉对照文字，来看看英语的定语怎样影响汉语的定语：

英文：

Every novelist, again, who “intends upon” his art, has lit upon such subjects, and been fascinated by the difficulty of presenting them in the fullest relief, yet without an added ornament, or a trick of drapery or lighting. (《Introduction》 by Edith Wharton)

中文：

其次，每个讲究他那门手艺的小说家都曾经碰上过这样的题材，并且为不借助于装饰或乞灵于光衬而被它全面展现这一工作的难度所吸引。(吕叔湘《作者自序》)

我们非常有意思地发现：用线画出来的定语部分在英语里不但可以前置，而且可以后置，看来还以后置为主；汉语的情况完全不同：却只能前置而不能后置。把后置统统变成前置自然在汉语里出现了“的”字带较长的定语，甚至“的”字定语套“的”字定语的现象。

4、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不少名家名作里，我们就不难找到这种受欧化影响，“的”字带着很长的定语修饰或限制名词的情况。请看如下的例子：

这是我们交际了半年，又谈起她在这里的胞叔和在家的父亲时，她默想了一会之后，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说了出来的话。(鲁迅《伤逝》)

我要有几个与我同样的贫穷，却能在贫穷中为未来生活而努力，来打发日子支持生活的年青人。(沈从文《记了玲》)

所以看见闲坐在青草地上，桃花树下，伴着了蜂蜂蝶蝶，燕燕莺莺而读英文数学教科书的青年学生，或拥着绵被高枕而卧在眠床中读史地理化教科书的青年学生，我羡慕得真要怀疑！(丰子愷《我的苦学经验》)

要形容我们现在受罪的时期，我们得发明一个比丑更丑比脏更脏比下流更下流比苟且更苟且比懦弱更懦弱的一类生字去！(徐志摩《海滩上种花》)

北国的冬宵，更是一个特别适合于看书，写信，追思过去，与作闲谈说废话的绝妙时间。(郁达夫《兆平的四季》)

从最新的说洋话吃大餐到过外国的先生们起，到“士食旧德之民氏，农服先畴之畎亩，商循世族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规矩”的老中国的儿女们，你至少可以分出十层八层的不同的人样来；或是抄一句漂亮话，可以分出十层八层的“文化代”来。(茅盾《王鲁彦论》)

到现当代的作家作品里，我们就很容易发现很多“的”字结构的长定语了。请看：

他们愿意听他讲些与政治，国际关系，衣装的式样，和电影明星，完全无关，可是紧紧与生命相联，最实际，最迫切的问题。(老舍《四世同堂》)

我的童话中的叙述和爱罗先珂童话里那个要造“全人类都可以乘的幸福船”的“阿哥”的愿望不是一样的吗？(巴金《关于《长生塔》》)

我竟然没有看到一九八一年出版的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辑的第五集《革命史资料》刊登的张执一同志所写的回忆录，因而没有和张执一联系，再进一步去了解安仁的历史。(荒煤《告慰丽尼》)

改成具有，并且能够显示，代表中国特色的现代意识、现代水平、现代主义、现代化、现代社会主义，现代等等水准的服饰。(张洁《日子》)

在如今这美丑杂陈、新老并举、思想活跃、观念更迭、东西冲撞、南北对话、流派林立、旌旗蔽天的年月，在这各种各样的见解比全世界人口牙齿总和不知道丰富多少倍的时代，我感到了真诚的选择的困惑。(王蒙《选择的历程》)

5、“的”字结构定语的发展，表面看去是长度的增加，而实质上分析则是结构和层次的变化发展。引起这种变化发展的，正是使用乃至多用主谓结构，联合结构，动词结构乃至多结构混合作为修饰语或限制语所造成的。

王蒙《九星灿烂闹桃花》里，有不少带长定语的句子，从我们挑选的例子中我们会发现王蒙是如何巧妙地使用上述不同结构造了许许多多具有表现力，说服力和雄辩力的带着长定语的长句子的。请看我们下面举的例子：

一位当年艺名小香袋，现在担任了地方戏剧家协会的领导改用一个极生僻的姓和极拗口的“官名”的老戏曲演员，在到达桃花镇后甚至失声痛哭。

还有的记者证上附有“科级”、“副处级”、“处级”直至“副局级”、“局级”的身分说明或“高级”、“正高级”之类的职称说明。

正当高达标第二天早晨躺在被窝里昏昏沉沉，百无聊赖，气呼呼、恶狠狠的时候，门铃响了。

当天下午桃花镇的读者就看到了报纸上刊登出来的附有老作家手迹的四言古体一身正气的诗。

至于小香袋、胡媚妹、金香玉、筱又甜、梅美洲乃至吕大头离别桃花镇的场面就更加纯美。(以上是主谓结构作定语。)

一位两次入狱、三次被开除公职、四次被登报曝光、五次被人打得头破血流的能人张二一天又一天地守在民政局的“群众来信来访接待办公室”，……。

并没收了以《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曲调唱《大老爷们怕老婆》以及《洪湖赤卫队》的主题歌曲调唱“洪湖水，浪打浪，五十还要浪一浪”的庸俗歌词的恶劣磁带数十种三千多盘，当场予以焚毁。

远远不能收到这样的令人心瘁难耐令人含恨抱屈令人觉得余音袅袅、回味无穷、戏后仍然有戏的效果。

这个问题实在浪漫，与外星人、不明飞行物、尼斯怪兽、中华气功、周易预测、特异功能、桂林空难……属于一类性质的问题，无法由调查组，调研员们解决。

与吕大头并肩携手合影曝光乃是表达他们对于己故领袖的忠诚爱戴怀念继承的拳拳之心于万一的最便捷的方法，……。

(以上是动词结构作定语。)

养几个既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又不会做官不会抓小偷不会卖狗皮膏药不会写工作总结高不

成低不就宰不了羊也削不了果皮干脆是十足的废物的自欺欺人的太监的器官罢了。

他们的脸上竟然出现了一种准伟大崇高准使命感准发明创造准居理夫人和准哥倫布乃至赴汤蹈火准文天祥准史可法准七十二烈士的神聖表情。

讲一讲坚持文艺的正确方向、批判错误思潮、突出主旋律、反对和平演变的大问题。

桃花镇少年儿童掀起了学书学画学琴学唱学跳学娇学媚学时装学美容学英语学普通话国语的高潮：……。

立刻想起这是一拨不学无术、钻营有方、两面三刀、挑拨是非的文坛痞棍。

给人一种众人皆浊己独清又加上“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既骄傲又失衡，既妄自尊大又含冤叫屈的印象。

(以上是联合结构作定语。)

桃花镇虽然小，知道世界几大洲几大洋中国三十几个省和历史前五千年后五百年的能人也颇有几位。

体现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精神、堵住动辄指责桃花镇不重视意识思想工作的几个狗掀簾子全仗着嘴的清谈家理论家的嘴。

当他看完了那篇错字连篇、文理不通、不会分段落、标点令人莫名其妙却又分明是十分卖力地罗列了许多材料的稿子以后，不出所料，……(王蒙《风息浪止》)

他一会儿又张罗电影票戏票，还真搞到了内部观摩影片《贴身保镖》与《现代启示录》，以及远道而来的广州杂技团演出的票，他把这好消息告诉了简红云。(王蒙《暗杀—322》)

(以上是多结构混合使用作定语。)

6、复杂的结构和多元的层次导致长长的定语的产生。“一个主人”是简单的数量结构“一个”作定语并带着单一的层次修饰中心语“主人”。我们从沈从文《记胡也频》里，凑巧找到了“我们还没有遇到一个我们相信比公寓中掌柜还能容我们长期欠付租金和伙食的主人”这样一句，正好可以用来与“一个主人”进行对比，看看修饰中心语“主人”的定语是怎样一步一步被延长扩张的：

“一个我们相信比公寓中掌柜还能容我们长期欠付租金和伙食的主人”如果进行结构与层次的分析应该是这样的：

结构1：主谓结构——“我们相信比公寓中掌柜还能容我们长期欠付租金和伙食”。

结构2：动宾结构——“相信比公寓中掌柜还能容我们长期欠付租金和伙食”。

结构3：动宾结构——“比公寓中掌柜还能容我们长期欠付租金和伙食”。

结构4：主谓结构——“公寓中掌柜还能容我们长期欠付租金和伙食”。

结构5：能动结构——“还能容我们长期欠付租金和伙食”。

结构6：动宾结构——“容我们长期欠付租金和伙食”。

结构7：主谓结构——“我们长期欠付租金和伙食”。

结构8：动宾结构——“长期欠付租金和伙食”。

结构9：联合结构——“租金和伙食”。

“一个”延长为“一个我们相信比公寓中掌柜还能容我们长期欠付租金和伙食的”，我们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是通过九个结构，一层一层地构建而成的。同时还可以看出：主谓结构，动词结构和联合结构有着特殊的构建作用。

动词结构被五次运用，主谓结构被三次运用；联合结构则只被一次运用；但是从整体上我

们可以说, 联合结构在构筑汉语的长定语中所起的, 独特作用是其它任何结构无法替代的。

任何结构, 不管是名词性的, 形容词性的, 动词性的还是主谓性的, 都可以被联合化而后并列起来构成长长的定语。例如:

他是作曲家或者卖烤白薯的或者红色买办或者治安警察或者一个死鬼或者长生不老或者一个早该进博物馆的泥塑…… (王蒙《Xiang Ming 随想曲》——主要是以名词性结构并列作定语。

她依稀看见了佩玉·蓝, 那个在少女的蓝佩玉夭折以后渐渐成熟的, 忧郁而又不乏美国式的灵活, 玩世不恭而又不乏野性的女人, 随着光阴的流逝…… (王蒙《相见时难》) ——主要是以形容词性结构并列作定语。

大城市里生, 大城市里长, 既有学问, 又有党龄和革命经历, 跑过许多地方, 更在五十年代初访问过苏联和东德的翁式舍, …… (王蒙《相见时难》) ——主要是以动词结构并列作定语。

那些个跛脚的, 瞎眼的, 浑身补丁和破洞、冬天穿着单衣簌簌发抖的, 斜着眼、流着唾涎、神经有病的, 长着粗脖子、长着脓包烂疮、长着癞痢头而又浑身是泥垢和恶臭的人们, 都没有了。 (王蒙《相见时难》) ——是多结构联合并列作定语。

不必多举例就可以证明: 联合结构构建长定语的能力丝毫不亚于主谓结构和动词结构。

7、“的”字结构句法功能的发展, 不只是在于它能“的”字套“的”字带着长长的定语修饰名词, 特别值得一提的还在于: 它能带修饰语或限制语用于人称代词之前, 这显然是在用于名词之前的基础上对汉语传统用法的突破, 自然构成了“的”字句用法的一种新的引人注目的发展。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早期的文学作品到现、当代的名家名著, 我们都可以找到不少“的”字句修饰语或限制语这种新用法的例子。

早期文学作品中的一些例句: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 当初虽然不知道, 现在明白, 难见真的人! (鲁迅《狂人日记》)

她晓得什么北京, 只跟着大孩子们说罢了, 但当时听着, 现在想着的我, 却真是抱歉呢。 (朱自清《儿女》)

只好写封信给一个和你素不相识而你也明明知道是和你一样穷的我, …… (郁达夫《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于短短的时间, 要做长长的文章, 在文思迟滞的我是不可行的。 (林语堂《祝土匪》)

我想他, 那负心的他, 也够他的享受, 那三个月神仙似的生活! (徐志摩《九小时的萍水缘》)

我的孩子们! 憧憬于你们的生活的我, 痴心要为你们永远挽留这黄金时光在这册子里。 (丰子恺《给我的孩子们》)

向来不恋故乡的我, 想到这里, 觉得故乡可爱极了。 (叶圣陶《藕与莼菜》)

现、当代作家作品中的一些例句:

谁都是这样急忙的打着浆, 谁都是这样向灯影的密流里冲撞着, 又何况久沉沦的她们, 又何况漂泊惯的我们俩。 (俞平伯《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我们正说着, 那个带脚镣的他又走回来了。 (沈从文《记丁玲》)

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巴金《小狗包弟》)

夜里也时常失眠的他，每每不禁忿然地问“还让人活下去么？”(陈白尘《忆金镜》)

我和几个人把蒙着白布的你从床上抬起。(严文井《啊，你盼望的那个原野》)

桥下流水，两旁柳树被西风撼动的——我为了明天的它们，真不敢设想了！（冯至《淤泥残絮》）

但是沉默是难耐的，因为屋子里只有芸芸之外的我和她。(从维熙《鼻子备忘录》)

她当然没有惊恐，这对于惯于旅行的她当然也不是新的经验，……(王蒙《相见时难》)

那少年又转过身来，并且同呆立在电梯门边的她对了个眼，……(刘心武《一窗灯火》)

被辉煌如火的大沙漠灼花了眼睛的我，曾经大发奇想：假如让富春江泻到这儿来，那该多好！（叶文玲《乌篷摇梦到春江》）

连他都能预计到的后果要比他高明几十倍的他们都预计不到。(陈忠实《地没窖》)

黑暗中晃闪着的一星红点，仿佛是一个异外的谁。或者那才是我。(张承志《静夜功课》)

这代价太不像那个巴满了风雨也巴满了冷酷和无所谓的我了。(刘烨园《自己的夜晚》)

望着临街的窗玻璃上明晃晃的我，那是我，是我，明明媚媚的我，有一束美丽的长发的我。(张立勤《痛苦的飘落》)

综观全文，所谓定语的发展，实际上是指“的”字结构修饰或限制名词时长度的增加以及其修饰或限制的对象从名词到人称代词的新发展。

#### 十、关联词语用法的发展

汉语的句法重意合，不重形合。汉语不需要任何关联词既可以说“天地人”，“春夏秋冬”，“东西南北中”；也可以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和“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以及“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与汉语不同英语的句法十分重视形合，诸如汉语中的“父母”，“夫妇”一类的词语，英语也必须用“and”来译它们：“father and mother”，“husband and wife”，可见关联词在句法中的作用英语与汉语的反差是很大的。

1、请看下面四段英汉对比文字：

#### (一)

But his cheek touched hers, and<sup>①</sup> it was cold and<sup>②</sup> full of weeping, and<sup>③</sup> he saw the road to the Flats under the night and<sup>④</sup> heard the whistle of the train up the line.  
(《Ethan Frome》by Edith Wharton)

但是他的脸碰着了她的，她的脸又冷又湿，他看见黑地里往考白里场去的大路，他听见远处火车的汽笛声。(《伊坦·弗洛美》吕叔湘译)

英语在上段文字里用了四次连词“and”，而对译的汉语则一个连词也没有用。英语四次用“and”，其功能还不完全一样：“and 1”用来连接两个句子，“and 2”，连接两个形容词：“and 3”，连接两个句子：“and 4”，则连接两个动词。

#### (二)

She and<sup>①</sup> I were great friends, and<sup>②</sup> she was to have been my brides-maid in the spring……。(同前)

她和我是很好的朋友，我们春天里结婚本来定的是她当我的伴娘的，……(同前)

“and 1”连接两个代词正好与汉语的“和”相对；而“and 2”，则是用来连接两个句子的，

汉语却重意合不必用“和”与其对应。

## (三)

Along the main street lights had begun to shine from the house-fronts and stray figures were turning in here and there at the gates. (同前)

顺着那条大街，许多人家的窗子里已经透出灯光，零零落落的人影子走进这家那家的门口。(同前)

英语“and 1”，“and 2”，汉语都无连词与其对应。“and 1”用来连接两个句子，而“and 2”连接的则是两个副词。

## (四)

He dragged himself to his knees, the monstrous load on him moving with him as he moved, and his hand went over and over her face, and he felt that the twittering came from her lips …… (同前)

他挣扎着跪了起来，那个千斤担子跟着他一同转动；他的手在她脸上摸了又摸，他感觉那个嚶嚶的叫声是从她嘴唇里出来……(同前)

英语“and 1”和“and 3”皆用来连接两个句子，而“and 2”则连接的是两个介词。以意合为主导的汉语在这里没有使用连词来与英语对应。

总括上述四段英汉对比文字，我们发现汉英只在两个代词使用时出现了连词“和”与“and”唯一的难得的一种对应情况。事实上，像上述不同类型的英语连词“and”使用的事例，在汉语里本来就是没有任何必要来使用连词的。汉语的这种注重意合的句法特征，从我们下面的从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中挑选出来的一些例句里，也许更能体味出其原有的凝练韵味与本色来：

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曹雪芹《红楼梦》第42回)

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史姑娘、宝二爷都在那里等着呢。(同上)

就是颜色，只有赭石、广花、藤黄、胭脂这四样。(同上)

先时人口多，姊妹弟兄都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同上)

你们也得另炷上风炉子，预备化胶、出胶、洗笔。(同上)

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同上)

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同上)

这要看纸的地步远近，该多该少，分主分宾，该添的要添，该减的要减，该藏的要藏，该露的要露。(同上)

想来自然是那人间有一，天上无双，极聪明极俊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了。(第43回)

面上有北风吹着，身上有浪花溅着，又湿又寒，又饥又怕。(刘颢《老残游记》第一回)

只见对面千佛山上，梵宇僧楼，与那苍松翠柏，高下相间，红的火红，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绿的碧绿。(第二回)

忽羯鼓一声，歌喉剧发，字字清脆，声声宛转，如新莺出谷，乳燕归巢。(同上)

2、欧化潮流毕竟不可阻挡，受欧化的影响，汉语连词的用法也有发展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使用情况的增多与连接方式的变化这两方面。

所谓使用情况增多，主要是指按汉语意合法，连词可以不用，由于受欧化的形合法影响而后却使用了的情况。我们以连词“和”为例并从丰子恺先生《我的母亲》，《伯豪之死》两篇小

说里挑选例句来加以说明:

现在就用笔墨代替显影液和定影液,把我母亲的坐像晒出来吧。(《我的母亲》)

风从里面吹出的时候,烟灰和油气都吹在母亲身上,很不卫生。(同上)

母亲为要兼顾内外,便顾不到座位的安稳不安稳,便利不便利,卫生不卫生,和清静不清静了。(同上)

父亲的朋友和亲戚邻人常来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同母亲交涉或应酬。(同上)

这光辉每次给我以深刻的警惕和有力的勉励。(同上)

我说:“我此次一共投考了三只学校,第一中学,甲种商业,和这只师范学校”。(《伯豪之死》)

伯豪常常受舍监学监的召唤和训叱。(同上)

我少了一个私淑的同学,虽然仍旧战战兢兢地度过我的恐惧而服从的日月,然而一种对于学校的反感,对于同学的嫌恶,和对于学生生活的厌倦,在我胸中日渐堆积起来了。(同上)

在其它作家的作品里,我们同样可以发现不少类似用法的例子。请看:

我的所谓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在赏鉴其色与香与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周作人《喝茶》)

真不知有多少次借光柏拉图与卢骚与斯宾塞的迷力,欺骗他们告空虚的肠胃——至少在这一点他们三位是一致同意的!(徐志摩《吊刘叔和》)

自己上街买菜的女人,常常只承认散步和呼吸新鲜空气是她上市的唯一理由。(梁实秋《女人》)

这些心情,关系和性格,都是推论所得的意思;而推论或体贴与塑造,是以自己为标准的。(朱自清《文艺的真实性》)

《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的北京话固然是好白话,《儒林外史》和《老残游记》的中部官话也是好白话。(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

几乎我们现在的生活,无论精神方面、社会方面和物质方面,都充满了西方化,这是无可否认的。(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因为我已有了经验,知道避免什么和更注意什么。(老舍《新爱弥耳》)

她是本地人,京戏的唱词与道白根本听不大懂,……(张爱玲《怨女》)

那天被请而不来的,有汪氏夫妇和刘氏夫妇。(钱钟书《围城》)

觉英,觉群和觉世也买了些滴滴金、地老鼠和神书带箭来燃放。(巴金《家》)

她分辨不清每字、每行、每篇的意思,但她感到了一种醉人融化人的柔情和热烈。(王蒙《夏之波》)

在欧化的影响下,连词用法的扩充与发展不仅仅有“和”与“与”,还有“或”,“因”,“若”,“虽”,“而且”等。例如:

有时这四班人同时来到,使得母亲招架不住,于是她用了眼睛的严肃的光辉来命令、警戒、或交涉;同时又用了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来劝勉、抚爱、或应酬。(丰子恺《我的母亲》)

不禁神往,因为这不但表示他是义和团以前的老店,那模糊阴暗的字迹又引起我一种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的幻想。(周作人《北京的茶食》)

请问欧士华应该孝顺阿尔文吗?若照中国古代的伦理观念自然不成问题。但是在今日可不成问题了。(胡适《关于我的儿子的通信》)



表示他们心灵的薄弱，在享乐烟斗以外，虽然秋月溪声的戟刺，也不能有精美情绪之反感。(徐志摩《印度洋上的秋思》)

社会小说虽在过去六十年中盛行一时，其结构往往游移而散漫，形成一连串短篇奇闻逸事的杂锦。(林语堂《吾国与吾民》)

3、欧化不仅使汉语连词出现率增加，而且也使其连接方式发生了相应的发展变化。这里我们以连词“和”与“或”为例说明，汉语的连词连接方式在欧化前后到底有些什么不同变化：

(1)、“和”：欧化前在并列三项或超过三项的情况下，汉语是按“类别”而不是按“项别”来决定是否使用与怎样使用连词的，也就是说，“类别”是考虑使用连词的最重要的依据。请看：

难得老太太和姑奶奶并那些小姐们，连各房里的姑娘们，都这样怜贫惜老照看我。(曹雪芹《红楼梦》第42回)

这里王夫人和李纨、凤姐儿、宝钗姊妹等见大夫出去，方从厨后出来。(第42回)

这两件袄儿和两条裙子，还有四块包头，一包绒线，可是我送姥姥的。(同上)

到年下，你只把你们晒的那个灰条菜干子和豇豆、扁豆、茄子、葫芦条儿各样干菜带些来。(同上)

原来是翠墨、小螺、翠缕、入画，邢岫烟的丫头篆儿，并奶子抱巧姐儿，彩鸾、绣鸾八九个人，都抱着红毡笑着走来。(第62回)

你放心，我和晴霁、麝月、秋纹四个人，每人五钱银子，共是二两。(第63回)

通过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人或者物要进行并列时，如何使用连词来连接，汉语都是以“同类”的整体为单位，而不是以“单个”的个体为单位进行考量评估的。

欧化后“和”以“单个”个体为单位作为一项，三项以上并列的情况，就在最后的两项插入连词以把它们连接起来。请看下面们例句：

那一天同餐的，有法国的勒卫先生，瑞士（现改法国籍）的戴弥微先生，日本的高楠顺次郎先生和法隆寺的佐伯方丈，五国的研究佛教的学人聚在一堂，可称盛会。(胡适《南游杂忆》)

这是三百年前的游记，我们现在读了还不能不佩服那一位千古奇人脚力之健，精力之强，眼力之深刻，与笔力之细致。(同上)

知识阶层的文人如果再能够自觉的努力发现下去，再多扩大些，再多认识些，再多表现、传达和暴露些，那么，他们会渐渐的终于无形的参加了政治社会的革命的。(朱自清《什么是文学的“生路”》)

在这种情形之下，杂文、小说和话剧自然就顺序的加速的发展。(同上)

心中混合了一点儿平时没有的怅惘、疲劳、喜悦，和朦胧期待，从场上赶回村子里去。(沈从文《巧秀和冬生》)

一天的奔波，失望和饥饿，到这时，不能不感到忿怒了，……。 (艾芜《人生哲学的一课》)

我只深切地体味到这足臭的主人，有着辛苦的奔波、惨痛的劳碌和伤心的失望哩。(同上)

在劳改农场，他的聪明才智是没有地方发挥的，他的记忆力、想象力、判断力与审时度势的直觉是没有地方表现的，他的与生俱来的风头欲、施展阴谋欲、竞争欲、追求刺激欲、冒

险欲是没有地方得到宣泄和满足的。(王蒙《暗杀—3322》第六章)

我们家的正式成员包括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叔叔、婶婶、我、妻子、堂妹、妹夫，和我那个最可爱的瘦高挑儿子。(王蒙《坚硬的稀粥》)

(2)“或”：欧化前汉语“或”总是多个至少也是两个同时用于平行的并列项，请看我们从曹雪芹的《红楼梦》里挑选的例句：

廊檐内外及两边游廊罩棚，将各色羊角、玻璃、戳纱、料丝、或绣、或画、或堆、或抠、或绢、或纸诸灯挂满。(第53回)

贾母也曾差人去请众族中男女，奈他们或有年迈懒于热闹的；或有家内没有人不便来的；或有疾病淹缠，欲来竟不能来的；或有一等妒富愧贫不来的；……或有羞口羞脚，不惯见人，不敢来的；……(第53回)

且他们无知，或赚骗无节，或呈告无据，或举荐无因，种种不善，在在生事，也难备述。(第58回)

因文官等一千人或心性高傲，或倚势凌下，或拣衣挑食，或口角锋芒，大概不安分守理者多。(第58回)

那善姐渐渐连饭也怕端来与他吃，或早一顿，或晚一顿，所拿来之物，皆是剩的。(第68回)

在欧化的影响下，“或”的用法在原来的基础上也有新的发展变化，其突出特征同样是在连接方式上，即只用一个“或”来连接并列两项。如：

不管是引人怜或是讨人压，不过只是略施狡狴，无伤大雅。(梁实秋《乞丐》)

农业的或商业的繁荣也与他无涉，最多不过是给他换一批施主。他不必担心有人找他做保。没有人肯过问他的宗教或政治倾向。(同上)

这是普通人所熟知的，至于专门地或有宗旨地吃，那便有点儿不同，仿佛是一种主义了。(周作人《吃菜》)

你爱布施什么就在他跟前的簋子或是盘子里，他们怎么也不睁眼，不出声，随你给的是金条或是铁条。(徐志摩《天目山中笔记》)

到如今有二个多月了，质夫并不知道她在中国呢或在东京。(郁达夫《风铃》)

至于显明性格或脚色，更需要塑造的工夫。(朱自清《文艺的真实性》)

唐朝的诗，宋朝的词，所以好懂，所以就很通行，唐诗三百首，其中所载，大半是白话或近乎白话。(胡适《新文学运动之意义》)

但这种习惯的末流，是只会吃药，或竟假装吃药，而不会做文章。(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或许所烦恼的是在于春，或在于花，这种突然的重压的身世孤寂之感，是一个小姑娘的爱苗成熟的天然信号。(林语堂《恋爱和求婚》)

不只是在早期的文学作品里，就是在后来的迄今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或”这一欧化后的用法。例如：

第一样使他们以为他没规矩的就是他永远不称呼他们大叔二婶，而直接的叫“秃子的妈”，或“李顺的爸”；遇上没儿没女的中年人，他便叫“李二的妻”，或“李二”。(老舍《新爱弥耳》)

死掉太太——或者死掉丈夫，因为有女作家——这题目尤其好；旁人尽管有文才，太太或

丈夫只是你的，这是注册专利的题目。(钱钟书《围城》)

整个的城市暗了下来，低低的卧在她脚头，是烟舖旁边一带远山，也不知是一只狮子，或是一只狗躺在那里。(张爱玲《怨女》)

两三年前他和几位老朋友组织了一个九老会，轮流地宴客作乐，或者鉴赏彼此收藏的书画和古玩。(巴金《家》)

经常有搭客的小汽车，由印度人或缅甸人驾驶，往来八莫。(艾芜《我的旅伴》)

就是复活节，本堂施行洗礼。教友里有新添的或新结婚的，都希望早些记名。(肖乾《参商》)

这种菜，或不如说这种草更恰当些，枝叶深绿色，叶如猫耳大小而有缺刻，有小毛如粉，放在舌头上拉拉的。(汪曾祺《老鲁》)

上街的人却十二分地多，小商小贩便贴墙根站起或蹲下，出售竹织、木器、蔬菜、小吃。(贾平凹《紫阳城记》)

4、连接方式的变化特别值得一提的还在于：按汉语原来的规律是从句在前，主句在后；在欧化的影响下却出现了主句在前，从句在后的新句式：即通过连词的使用把从句移到主句的后面，在书面语里尤其是这样。

(1)、因果复句。欧化前是前因后果的顺序，请看我们从《红楼梦》里挑选的例句：

我因想着太太事多，且连日不自在，所以没回。(第73回)

袭人命留他吃茶，因怕关门，遂一直去了。(同上)

何曾是忘记！他是试准了姑娘的性格，所以才这样。(同上)

欧化后原因从句不仅仍可置于主句前，而且通过“因为”的使用，还可移到结果主句后：

我喜欢他们的话，因为他们教我不怕。我信服他们的话，因为他们教我不怕。(胡适《从拜神到无神》)

我一向不信孩子是未来世界的主人翁，因为我亲见孩子到处在做现在的主人翁。(梁实秋《孩子》)

这样的洒脱之趣我最喜欢，因为这里有活力与生意。(周作人《关于雷公》)

而“国粹”多的国民，尤为劳力费心，因为他的“粹”太多。(鲁迅《随感录·三十六》)

中国人不能了解，也不在于涅槃，因为这太玄虚；也不在于建树勋业，因为这太浮泛；也不在于“为进步而进步”，因为这是毫无意义的。(林语堂《中国文化之精神》)

露天画派反对画室里的画，因为都带着那黑影子；露天里就没有这种影子。(朱自清《巴黎》)

我们所要介绍的是祥子，不是骆驼，因为“骆驼”只是个外号。(老舍《骆驼祥子》)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情愿自杀，因为死有时是比活着要幸福得多了。(秦牧《给一个喜欢骑马的女孩》)

华公公在小镇当然少不了有点风流事。因为他没家没老婆。因为他想家想老婆。(吕锦华《五味糖》)

(2)、条件复句。按汉语的老办法条件从句一般在后，请看：

只要银子赔完，工程报竣，还可以送部引见。(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三回)

一个姓苟，生得傻头傻脑，只要给他几个钱，不论什么事，他都肯去做，因此人都叫他“傻狗”。(同上)

无论上下主仆皆出自一意，并无贵贱之分，因此都唤他“傻大舅”。（曹雪芹《红楼梦》第75回）

诗词一道，不是学不得的，只要发达了以后，再学还不迟呢。（第81回）

受欧化的影响，在汉语里出现了：条件从句后移到主句后面的情况。例如：

结果他说若要他和小天王绝交，除非把他先送到棺材里去之后才可以。（郁达夫《清冷的午后》）

他们初下来时颜色有很鲜艳的，但时候久了，颜色也变，除非你保存得好。（徐志摩《落叶》）

我永不嫌事小，只要独当一面就行。（老舍《东西》）

所以什么谎都可以说，只要说得好听：做贼，赌钱，都可以做，只要做得好看。（丁西林《一只马蜂》）

一个人的金钱会使他无可如何的丧失了灵魂，无论他是怎样的想在思想上往前进。（老舍《蜕》）

睡卧铺必定要前边那张，不管是他定下来的不是。（老舍《番表》）

一年，两年，一件好事不干，除非是大坏蛋。（王蒙《风息浪止》）

(3)、转折复句。我们以“虽”或“虽然”为例来说明转折从句从传统的前置，在欧化影响下也出现了可以后置的发展变化。请看如下的例句：

你虽然不是同他一娘所生，到底是同出一父，也该彼此瞻顾些，也免别人笑话。（曹雪芹《红楼梦》第73回）

宝玉看时，虽有个黑沙呆子，却不象个茶壶。（第77回）

他虽然和咱们满洲汉军隔旗，却是我第一个得意门生，他待我也实在亲热。（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二回）

愚兄于这笔墨一道虽及不到你老弟，论起官场上阅历，却比你老弟多些。（李宝嘉《官场现行记》（第七回）

下面请看“虽然”带着转折从句后置的例句：

就上边所引的话看来，这结缘的风俗在南北都有，虽然情形略有不同。（周作人《结缘豆》）

但是有一种欲老未老的留学生，他是永远不见，虽然他们屡次有很古雅秀丽的名片递给他。（林语堂《萨天师语录》）

若是座中只三五个人，这也可以是一个愉快的场面，虽然不免有人抱向隅之感。（朱自清《掩天儿》）

当我们不满意“现在”时往往怀想着“过去”，仿佛我们也有过一段好日子，虽说实际同样坏，或者更坏。（何其芳《县城风光》）

我在办这些事儿的时候，得到许多经验，明白了许多人情，久而久之，我成了个人很精明的人，虽然还不到三十岁。（老舍《我这一辈子》）

“这倒没听见说”。——虽然这些女人到了一起总是背后讲人。（张爱玲《怨女》）

(4)、让步复句。在欧化前汉语的让步从句是前置于让步主句的，也就是说老办法是从句在前主句在后：

87  
(62) 虽懂得几句诗词，也是胡诌乱道的：就是好了，也不过是风云月露，与一生的正事毫无关

系。(曹雪芹《红楼梦》第81回)

就是做得几句诗词，也并不怎么样，有什么稀罕处！(第81回)

天风海水，能移我情，即是看着日出，此行亦不为辜负。(刘鹗《老残游记》第一回)

就是那演说的英雄豪杰，也在那里喊道：“这是卖船的汉奸！快杀，快杀！”(第一回)

在欧化的影响下，让步从句出现可以后移到主句后面的情况。我们以关联词“即使”所带的从句后移来说明这种发展变化：

然而我也不能赞成你太热心地发挥你的主张，即使是在自办的刊物上面。(周作人《与友人论性道德书》)

关于真正人生基本的事实的实在，知道的——恐怕是极微至鲜，即使不等于圆圈。(徐志摩《我的祖母之死》)

况且我们这班看月亮的人，都没听到天文学者报告，即使听到了也未必相信。(丰子恺《月的大小》)

那亮晶晶的世界从来不容她插足的，现在到底让她进去了，即使只能演太后的角色。(张爱玲《怨女》)

两村长不能到那里去认逆子，即使他俩饿死在那里。(老舍《敌与友》)

写在纸上，印成了书的文字是抹不掉的，即使小说有种种的缺点。(巴金《关于“砂丁”》)

以上就是我们从语法上分析汉语在欧化的影响下，所产生的十个方方面面的发展变化。这样，加上我们以前对欧化影响在汉语的语音上和词汇上的种种表现所进行的分析，就算结束了我们的《汉语欧化现象剖析》全文。

## 结 束 语

1、汉语接受了欧化影响，应该说是客观存在的语言历史事实；这是西洋文化传入中国过程中在汉语里留下的足迹。没有西洋文化的传入，就不会有西洋语言对汉语施加的影响。因此，说到底，汉语中欧化影响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文化与语言的关系问题。

2、汉语的欧化影响表现是多方面的，多形式的。有语音上的，有词汇上的，有语法上的；也有语音—词汇上的，语音—语法上的和词汇—语法上的。这种影响的特点是，形合法语言对意合法语言的影响。

3、汉语通过欧化大大丰富了自己的表现力，为自己立于世界语言之林中创造了走向国际化与现代化的有利条件。汉语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与不同文化的交流始终是促其适应社会与时代发展需要的重要动力。

4、汉语接受欧化的影响是有一定的限度的。这个限度则是全靠两根重要的杠杆调节着。一根是汉字杠杆；另一根是意合杠杆。是欧化还是汉化不是由汉字杠杆就是由意合杠杆控制着。汉语的音译词正是由汉字杠杆牵制其表音趋向的，其表意趋向就随之自然得以保持与维系了。

5、意合杠杆最为重要，它是词汇上和语法上，欧化还是汉化的有效调节器。西洋文化的大传入使汉语词汇大改观，却没有使汉语词汇大欧化。这正是在意合杠杆的支配下，汉语词汇大量使用意译法而不是音译法的结果。

6、对汉语语法接受欧化影响，意合杠杆所发挥的作用尤为巨大，尤为突出。这主要表现在：任何形合法特征影响到汉语语法并为汉语语法所吸纳，自始至终都必须受意合杠杆的控制

与支配。冠词欧化影响取不定冠词舍有定冠词，而且尔后在汉语中的使用发展，都完全受控于意合法这根魔杆。

7、意合法魔杆的作用还表现在：诸如人称代词“他”、“她”、“它”的分工与使用，结构助词“的”、“地”、“得”的分工与使用，“被”字句功能的发展，主语使用情况的增加，定语用法的新发展，动词谓语句功能的发展，插入语使用的增多以及关联词语用法的发展，都主要限制在汉语的书面语中。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值得观察的语言现象。

8、汉语随汉民族产生而产生，随汉民族发展而发展。它在历史上几次经受住了来自内部与外部的文化冲激；但每次冲激都使汉语更自信地自立于世界语言之中。这雄辩地证明：汉语是一种负有健全的自我调节自我完善机制的强势语言。

9、欧化影响是来自外部的对汉语的影响力度最大而且延续时间最长的一种异文化，异语言的影响。时至今日，我们从汉语里大量新词语的产生，多音节词语的增多以及人们思维方式的一些变化当中，仍可窥见出欧化馀波荡漾影响的新的语言现象。

10、汉语里的欧化影响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研究的课题。本文只能算是一种探讨，谈不上什么研究。从多年的对外汉语教学中，我深感此问题与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科学性和学科水平息息相关。拙文若能引起更多的同仁或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我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主要参考书目：

- 1、《汉语史稿》，王力著，中华书局，1980年。
- 2、《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杨伯峻，何乐士著，语文出版社，1992年。
- 3、《汉语语法论》，高名凯著，台湾开明书店印行，1993年
- 4、《吕叔湘译文三种》，吕叔湘编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2年5月。